

# 仍然在爲人權園區請命

吳乃德

(中國時報 2009/5/20)

當你從開普敦的港口登上渡輪那一刻，你的心開始跳躍。你即將造訪的不只是一個監獄，也是展現人類追求正義可以如何堅毅的場所。它的正式名稱是「羅本島監獄」，南非的反抗運動則稱之爲「羅本島大學」。

在半小時的航程中，回顧逐漸模糊的城市，凝視前方逐漸清晰的高牆，你開始想像：就在不久之前，無數不屈的靈魂也航行在這個航線上，回顧相同的城市、以及逐漸模糊的親人臉龐。進了監獄大門，通過高牆、警衛室、囚犯餐廳、放風處，一切保存原狀，一切讓你感覺這個監獄一直到昨天仍然在使用。然後，你來到行程的高潮：曼得拉的小囚房。

曼得拉二十七年的囚犯生活中，有十八年住在這個陰暗的小房間。凝視這個小房間，你不禁疑惑：人如何在其中監禁十八年，不只保持心志的健全，不只讓監獄成爲反抗運動的精神堡壘和教育中心，同時在出獄後宣揚和解和寬恕？曼得拉於千禧年回到這個小房間點燃一盞長年燈，象徵光明的力量即使微小也終能蓋過黑暗。

曼得拉的紀念儀式，呼應了羅本島規劃委員會主席的理念，園區的目標「不是在顯示我們過去的艱辛和苦難，而是反映人類的精神力量可以戰勝邪惡，自由和尊嚴可以凌越壓迫和屈辱，智慧和高遠可以對抗偏狹和小氣，勇氣和意志可以克服人類的軟弱。」

反省和教育正是全世界許多人權園區的主要目標。園區的完整保存鮮活地見證，我們過去控制邪惡的失敗。納粹集中營的運作如今已經是常識，可是或許必須親身佇立煤氣浴室之內、焚化爐之前，才能真正震撼於我們自身可能如何地邪惡。造訪遺址幫助我們面對自己過去的陰暗面，同時反省如何面對將來。

或許這也是「幽暗觀光」產業近幾年成長迅速的原因之一。羅本島每年參觀的人數超過四十萬，奧許維芝集中營超過百萬（兩者都已被聯合國指定爲「人類遺產」）。達豪集中營的房舍雖多屬重建，可是因爲地利之便每年也有九十萬人的參觀者；華盛頓的大屠殺紀念館更達到每年兩百五十萬人。

景美園區的主管單位希望活化園區的理念並沒有錯。可是卻忽略了兩個重要的問題。第一，和人權及歷史記憶無關的活動，勢必破壞園區的主題、目標、氣氛、和功能。人權和文化的結合不但無法同時吸引兩種民眾，反而讓兩種民眾都卻步。

另一方面，目前園區之所以冷清，不是因為人權和歷史的主題無法吸引民眾，而是因為沒有受到妥善保存和規劃。事實上，人權園區在目前有甚大吸引民眾參訪的潛力。認同的勃興必然帶來對歷史的重視。在綠島的遺址已經遭到不可回復的破壞之後，景美園區是我們僅存可以面對、反省台灣黑暗歷史的遺址。它不但具有地利之便，寬闊也是其潛力。除了囚房之外，它有額外的空間讓園區成為台灣的人權中心。國外許多人權博物館也都同時設立研究、蒐集、和教育中心，甚至接納國外的訪問學者從事短期研究。

景美園區也有足夠的空間保存、展示政治受難者的遺物，如家書、圖畫、在綠島自製的小提琴等。每次我想起那把小提琴，心中總是好奇和激動。月前一位受難者將細心保存的被槍決難友的素描畫像，送給「真相與和解促進會」。我心存感激，卻也感到難過：如此珍貴的歷史遺產在自己的國家卻找不到收藏的地方。

然而如此深具潛力的遺址，一直沒有受到妥善的照顧和規劃。民進黨政府在裡面設立音樂教室，甚至花費鉅資興建裝飾巨牆，破壞園區的原始面貌。任何文明社會都不會以這樣的方式殘害歷史遺址。關心轉型正義的人士，過去一直關注於檔案的開放和受難者的訪談記錄，而忽略人權遺址的保存，因此未加以抗議和阻止。這是我們的疏忽，我們感到慚愧。

而國民黨政府的主事者和馬總統，面對社會各界對園區規劃的關心，卻只提名稱，而不思考內容和方向。不同的想法互相爭論並非壞事。當初南非討論羅本島未來的時候，甚至有人主張蓋賭場。然而在短期的思考混亂之後，南非朝野立即清醒。台灣已經民主化二十多年了，我們卻仍然在為如此重要的民主歷史遺址，奔波請命。

（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，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會長）